

ABSOLUTE PRIVACY

# 绝对隐私

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

安顿/著



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倾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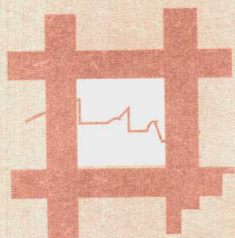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I253/200

# 绝对隐私

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

安 顿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安顿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5

ISBN 7-80005-419-5

I. 绝… II. 安… III. 新闻报道-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997 号

## 绝对隐私

作 者/安 顿

责任编辑/邵 东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68327577(总编室)

(010)68326644 转 2568、2571(中文图书部)

印 刷/北京龙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大 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0

印 数/00001 - 30000 册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419-5/G·127

定 价/19.5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序

## 关于“口迷实录”的口迷实录 用我的心牵你的手

安顿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里察·基尔主演的《激情交叉点》。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结尾：丈夫因为车祸匆忙谢世，妻子握着他写给情人的绝交信，在他生命的终点她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他；情人听到的最后声音是他在录音电话里说他权衡再三依然不能放弃她，她以为她从此就会拥有这个男人。两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欣慰的女人在医院门口相遇，悲伤的妻子撕碎了信，伤心的情人没有讲明自己其实已经得到了承诺。她们相视而后各自离去，带着只属于自己的满足和遗憾。

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尾几乎使我相信了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有时候人是在自己或者他人的谎言之中获得自己定义的所谓幸福的，而在别人看来那未必可以称之为幸福，正如自己认定的痛苦很有可能是别人眼中奢侈的无病呻吟。我相信事物本身只具有一种色彩，同时我也相信同一种色彩反应在不同的眼睛之中就会千差万别，我认为这种差别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最主要的特征。

走进我的录音带并最终走进这本书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明显的、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征的群体，他们用最富有个人特征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讲述他们完全个人化的隐秘故事。他

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完全相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所有这一切沉寂在他们心灵中的一个幽暗的角落，那里很像一个不为人知的暗室，在孤寂的夜晚或者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自己——仅仅是自己——缓缓地走入其中，在那里抚摸一段经历、一种创痛，回复一段甘苦自知的燃情岁月，那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也是他们曾经幸福的纪念，他们希望自己忘怀的同时又希望自己牢记，他们希望有人知道自己曾经真诚又害怕别人嘲笑今天的失去……所有的情绪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愿望都是含蓄的，他们希望有一个人的一双手和一对耳朵以及一颗富于同情的心，能够倾听他们，倾听之后能够告诉他们：我替你收藏了记忆，请你从我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很荣幸充当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的受访者年龄不一、职业各异，他们通常是通过一个BP机或者电话的号码找到我，他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成为一个受访者？

最初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我的采访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好夫妻”。我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的第十版“人在旅途”主持的“口述实录”专栏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和睦的、至今还有希望白头偕老的夫妻，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能够彼此忠贞不渝的恋人。所有的故事都是悲伤的、破碎的，所有的情节都比那些生生死死的戏剧更充满着生生死死、更令人扼腕唏嘘。后来我的一个受访者用他自己的经验道出了原委：“来找你是因为你肯坐下来听我说说我自己，而我周围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即使他愿意听我也不想说，距离太近的人反而不能互相太了解，你的好处是和我

没有利益关系,我知道你不会也没有必要用这些来害我。我就是因为不如意才找你说。”他的话让我想起老托尔斯泰说过的那句被人引用滥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曾经不止一次在电话中听见初次通话的人抑制不住哭泣,在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一个完全的不知情者的时候,他们因为看我的专栏之后对我这个人的直觉而把最真实的情绪流露在我的对他们来说尚属陌生的耳边。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都会缩紧了,陷入一种莫名的疼痛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必须告诉我自己,我首先是一名记者、一名社会工作者,其次才是一个被无数人命名为“脆弱”的女人。但是,几乎每一次,也许是出于性别、也许是出于善良,同情心总是走在理智的前面,总是在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判断之前就已经开始表示谅解。我一直认为,我同情和谅解的不是一个陌生的、正在伤心的男人或者女人,而是在这个繁华热闹、人声鼎沸的社会里的一颗孤独的、渴望交流的、敏感的心灵。

在每一次采访之前,我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一定要呈现给我一个完整的事实,那应该没有经过你自己剪接的事实。你可以用你认为最合适、最方便的语言来叙述,你可以不回避人名、地名和可能出现的工作单位以及一些只有当事人才能认出的特殊细节,当录音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可以整理成文的、哪些是需要隐去的,你可以为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名字用在我的文章里。你来找我说明你是信任我的,我可以做到的是保护你和你提到的每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听到这卷录音带。”说这些话的目的很明确,如果受访者认为我们的谈话和谈话之后的文章发

表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不进入。我非常庆幸，我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我的受访者从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拒绝我，相反，他们告诉我，在来找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这样的谈话对我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一个交待”（引自一位受访者）。

我真的是一名幸运的记者，因为我有可能在那么多原本根本没有机会相识的人的叙述里经历种种别样的人生；有可能和那么多原本即使相遇也仅仅是陌路的人一起静静地坐下来、听他（她）的那些从未尝试对人讲出的心里话、跟随他（她）走进那个埋藏在心里的最隐蔽的地方；有可能与那么多被一些暂时或者侥幸没有遭遇不幸的人视为“不正常”的寂寞、畸零也不乏善良的人交流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又往往被看作不可言说的隐私话题。

我一直认为，隐私是一个十分中性的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隐私仅仅是用于定义那些存在于内心深处、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人生经历或者感受，这里并不带有任何有关是非善恶的所谓价值判断。在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有的爱憎分明之外，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宽厚待人、慈悲为怀的人，也愿意相信和认为，一个人在感情上所作出的任何一种抉择都有他必须如此的理由，这是我面对每一位受访者时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是我和受访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

隐私越多的人心理上的负担也就越重，只有当隐私不再成为隐私并且在一个理解和谅解的大前提之下的放松才有可能带来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我的受访者无一例外地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接受我的采访的。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两个人的环境里对话，方式非常简单：他（她）说，我听。

通常他们会很快进入自己的状态；重新在已经以回忆的形式经历过无数次的故事中找到最初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重复并且加深曾经有过的感悻和思考，在我的默默无语之中把所有这一切呈现给我。通常，在叙述接近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期待我的加入，希望我能够有可能讲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从一双双孤寂而又热烈的眼睛里，我可以读到相同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能够被一个已经为社会人群所认同的人的认同。我的职业使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意识的人，我的不带一丝价值判断而又饱含了同情和真诚的倾听原则使他们认为我不会对他们构成伤害。曾经有受访者说我是在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被一个上帝已经接纳的人所接纳，难道不能理解为自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吗？听着这样的话，感动是由衷的，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我，这个坐在你面前静静听你讲述的女人，仅仅是一名很普通的记者，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用真实的记录和坦诚的关怀给你一点点安慰。

我的职业使我对语言表达十分相信和热爱，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通过语言沟通来达成一致、至少是求同存异的。因此我选择了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对话——来进行采访。最初非常艰难。我发现要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讲讲自己非常困难，创痛使他们学会了更加严实地包裹自己，往往基于信任而最终导致的被欺侮、被遗弃和被嘲弄使他们走向一个怀疑一切的极端，而我的试探性的提问给他们的感觉首先不是关心而是猎奇。最初的一个月我几乎很难从不相识的人中找到受访者，而认识的人当中的这一部分又总是躲躲闪闪。我甚至想到，也许我做的这项工作真



的是不合时宜的，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心头的伤痕裸露给一个陌生女人，因此我所期待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注定永远只能是表面的，生命中的疼痛和重负注定永远只能是一个人来承担。然而一个月之后，情况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开始不断地有电话找我，开始有一些素昧平生的男男女女要求面对我一吐为快。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希望，他们使我意识到我所做的这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告诉我，在这个喧闹的社会里，还有那么多无助的、善良的人，当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倾谈来暂时缓解心中的郁闷，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令自己有勇气面对未来。

当我的受访者擦干眼泪、转身离去的时候，也许已经不能完全记得自己讲过的话，但是当他们的看到我的访谈录和接到来自一些读者的信件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如此之好，原来在同一片广阔的天空下还有那么多可以引为朋友的人。“口述实录”带给他们的除了一种心灵的放松之外，还有对自己的、从未有过的信心。

当我在电脑前面一字一句地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键盘的每一声敲击都仿佛是一个人的语声在回响，回响在一个对于群体而言非常之小、对于个体又无比巨大的空间之中。我几乎不忍删减，因为只有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再现我们对话的场景和讲述者的精神面貌，才能准确、连贯地表达那些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的一切。声音在转变成为文字的时候犹如一位待嫁的新娘。

在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很多次、有很多人问我：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否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

完成一项取证的工作？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的受访者所提  
供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历程中所表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暗合  
了某种理论，但是如果用这些去作为某种论点的事实支撑是  
绝对不恰当的。我做这些凭的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感觉  
和对于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个体的朴素的责任感。我从来没有  
希望也没有要求自己去成就或者补充某一种理论，我更愿意  
做的，是在我们社会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忠实地记录一个独  
特人群的独特历史。

通过“口述实录”的采访，我得到的友情比在 38 年的生命  
里程中所获得的还要多出很多很多，他们是我的受访者、我的  
读者和我的同行以及那些用别人的生命历练来整理自己的过  
去并且重新上路的人们。他们使我时时都在感觉着，当一个  
人和他所做的一件事被更多的人需要时的、无以言表的快乐。

感谢我的每一位受访者的信任和真诚，没有他们，就不会  
有这本书；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和所有关注我的工  
作和这本书的朋友及家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邵东先生所  
给予的无私的鼓励和支持。

此时此刻，我和我的受访者面对着更多的人，就在这里。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

## 目 录

◎ 代序：关于“口述实录”的口述实录  
用我的心牵你的手 / 1

◎ 那个反复出现的“你”究竟指的是谁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 / 1

◎ 就算是偷来的幸福也要拥有它  
最纯洁的良心债 / 16

◎ 慢慢日子长了，爱情变得有点挑食  
心态的解体 / 31

◎ 婚姻能不能扛住时过境迁  
青春停不下来 / 36

◎ 所有的爱都复杂也简单  
爱在别乡的季节 / 47

◎ 他应该知道我是有多喜欢他  
折腾不起的婚姻 / 60

◎ 对人对己都不能强加什么

人的肩膀太神了/73

♣我没有办法让他明白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没法说服自己去结婚/85

♣不可理喻的人自有不能对人言说的理由  
惧怕婚姻的女人/96

♣我以初恋的心情面对每一个男人  
总是错误地开始和结束/113

♣从5500米高空跳下有55秒钟选择生与死  
抹不掉留在心口的伤痕/130

♣有时候死会成为一种解脱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143

♣他没有离开我，只是到别处随便走一走  
天地之间孤独的孩子/160

♣女人有时候会成为男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故事讲完才好结婚/181

♣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他是谁  
那种受欺骗的感觉/198

♣什么都没有了还差替他还钱  
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214

♣男人也想通过女人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是一个没有钱的女人/231

④ 不知道忘记这一切又需要多少年

渴求一份真爱的感觉/248

④ 一辈子忘不了的是那个让你为她后悔的人

从女人那里学习懂事/272

④ 那种眼神里没有期待所以越发可怜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288

④ 跋

真实打你一跟头/303

那个反复出现的“你”

究竟指的是谁

##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

采访时间：1997年3月

采访地点：北京三里屯某居民楼，慧娟家。

姓名：慧，娟

性别：女

年龄：32岁

北京某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曾任北京某报记者、编辑，某海外通讯社翻译、记者。现居美国旧金山。

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一种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我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大概这种黑暗就意味着我和他永远不会有光明——对着大铁门我说

## “对不起”——我和我自己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与慧娟重逢是在1997年1月一个西班牙画家的画展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窃窃私语的她。尽管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长发披肩的秀气女孩，成熟女人的韵味却依然令她显得十分出众。她递过来的名片上一个中国字也没有，现在她是一家海外通讯社驻北京的记者，名字是Julia。

我还是称呼她“娟姐”。她的笑容依旧灿烂，其中多少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凄凉况味：“六年的时间，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能认出我了。”的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六年，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她的婚礼上，而现在，她至少应该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于是我自然地问候她的丈夫、那个曾经见过的非常温和的男人。她握住我的手说：“两年前我们离婚了。”在我探寻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的时候，她微微一笑：“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们相约了要一叙旧情之后她转身离去，步出展览大厅时，那个一直不离她左右的外国人搂住了她的肩膀。

慧娟在三月的一个好天气神清气爽地坐在我的面前。她说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她从慧娟变成Julia、从一个平凡体贴的男人的妻子变成一个小政客的隐秘情人又变成一个外国同行的同居伙伴这一系列变迁，她把这一切叫做“流浪”。“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我的心从无忧无虑流浪到痛苦不堪又到充满功利和所谓现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成熟。”她说。

慧娟曾经是写散文的高手，她的叙述语言使我如临其境，而她的表情平静如一。

1991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嫁的男人是我的初恋，他叫林枫。那年我25岁，在一家行业报做记者、编辑。他比我大4岁，在外贸公司工作。我们应该算那种比较典型的流行组合，丈夫收入高、妻子的工作体面、清闲。那时候我没有生活负担。现在想起来我混到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林枫经常出差，他大概是觉得我太寂寞，每次都带一个小礼物回来作为补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散文的，也是为了把下班后的时间填满。那种心态下写的东西很像日记，都是为了他一个人或者就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所以非常自我，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自恋的文字。

慧娟笑的时候头微微向后仰、眼睛半闭着，这是我们重逢以来我逐渐适应的、她的比较“外国”的一种新表情。似乎举重若轻。

我总是把那个本子放在他的枕头边上，有时候他出差回来正好我在报社值班，他一看见那个本子，就知道我在欢迎他回家。

其实我的文章能发表全是因为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替我誊写了每一篇，然后又寄给那些报纸和杂志。后来我莫名其妙地收到稿费，他才把他收集的样报拿出来。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剪报，全是我在各处发表的文章，他说我每发表一篇他就给我存500块钱，等有朝一日凑足20万字，就自费出一本书，他说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书。

我们过了两年多安逸日子，那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间，一个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



#### 4 / □绝对隐私□

没有得到过。

改变我的命运的还是男人，一个……怎么说呢？现在可以算是政客吧，那时候他还正在往上爬。

我不知道坚强的女人是不是在回忆自己不太坚强的岁月时都会有自我解嘲的表情，或者只有用这样的表情对待过去不成功的日子才能够显示坚强。慧娟的样子有点像电影里那种充满表演气息的所谓“女强人”。

1993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记得我一直穿着林枫送给我的皮大衣。那天是个阴天，黄昏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校对样了。总编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丁力，他是主管我们的宣传部长。总编说他是亲自来要看要闻版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这么一张黑板报似的小报纸也值得他这样，差不多就得了。我不以为然，所以点点头就把大样递给他，他没接，很客气地给我让座。他身上有一种和蔼的亲合力，可能正在往上爬的人都会让自己有这么一股劲儿吧。可是当时我还是挺受感染的。他给我指出标题怎么做、文字怎样删减才更精炼，说得都挺对，我随手在一本稿纸上记下来。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很白、眉毛很浓重，看上去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要闻版经过他的修改的确是变得有些好看了。那段时间林枫也是在外面出差。我是每个星期四值班，要闻版是最后一个签字付印的，所以我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人。假如林枫不出差，他就会来报社接我下班，我们有一辆红色的小车，一直是他开着。照理说我的日子过得已经很好了，在那时候的北京我们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生活还不能让我安分下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我和林枫没有